

一个背叛日本的日本人

二战结束前夜，一个日本外交官的生死挣扎
为您一刀刀剖析日本人看待二战的真实心态：
矛盾、冲突、纠结与反思。

长篇小说



日本悬疑宗师

松本清张 著

读松本，懂日本

「球形の荒野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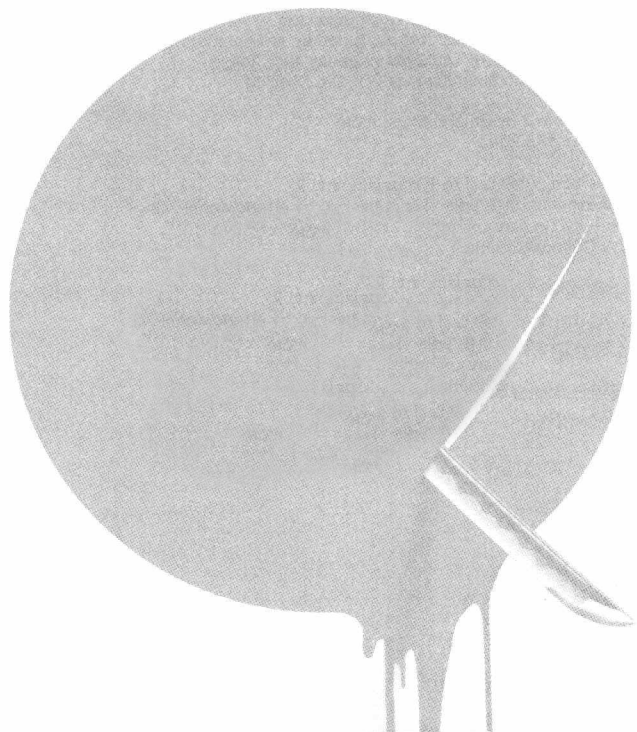
曹逸冰 译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一个背叛日本的日本人

二战结束前夜，一个日本外交官的生死挣扎
为您一刀刀剖析日本人看待二战的真实心态：
矛盾、冲突、纠结与反思。



日本悬疑宗师

松本清张 著

读松本，懂日本

「球形の荒野」

曹逸冰 译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背叛日本的日本人 / (日) 松本清张著 ; 曹逸冰译 . —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 , 2012.3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399-4768-6

I . ① — … II . ① 松 … ② 曹 … III . ① 长篇小说 — 日本 — 现代 IV 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90417 号

KYUKEI NO KOYA Volume 1 by Seicho Matsumoto

Copyright © Nao Matsumoto 2003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.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ungeishunju Ltd., Tokyo in care of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., Ltd., Beijing

KYUKEI NO KOYA Volume 2 by Seicho Matsumoto

Copyright © Nao Matsumoto 2003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.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ungeishunju Ltd., Tokyo in care of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., Ltd., Beijing

中文版权 ©2011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
江苏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: 10-2011-486 号

书 名 一个背叛日本的日本人

著 者 (日) 松本清张

译 者 曹逸冰

责任编辑 丁小卉

特约编辑 吴 涛 许姗姗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 : 210009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20

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768-6
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1

芦村节子在西京站下了电车。

她已经很久没来过这儿了。从站台上望见的药师寺三重塔，令她分外怀念。柔和的秋日阳光，洒在塔下那片松树林上。从站台到药师寺只有一条直道可走。路边有一家旧货店兼茶坊，货架上还摆着古朴的瓦片，一切与八年前她所看见的情景一样，就好像那些东西从来不曾被人触碰过。

天上的云朵多了起来，还刮着阵阵寒风，而节子的心情却很兴奋。这条路与她接下来准备去的古寺山门，都能唤起她遥远的回忆。

她与丈夫亮一从家里出发，一同来到京都。亮一要参加学术会，一开就是一整天。他们夫妻俩已经好几年没有一起旅行过了。从东京出发的时候，她就打定了主意，趁丈夫出席会议的时候去奈良走走。

节子跨过药师寺的大门，来到三重塔下。她记得上次来药师寺的时候，这座塔正在重修，让她遗憾不已，而现在它已焕然一新。和平时一样，寺院里没多少游客。一般来奈良的游客都不会大老远来这儿参观。

看完正殿的雕刻之后，节子走出殿门，才发现已经是下午了。她还有其他安排，没那么多时间，只得匆匆离开药师寺。

从药师寺到唐招提寺^①的这条路，是她最喜欢的路之一。八年前造访的时候正值晚春，白色的玉兰花盛开在两旁的泥墙上。路边角落里有

① 约千百年前，唐朝僧侣鉴真奉圣武天皇圣旨所造。

一栋农家的房子，明亮的阳光照在人字形的屋顶上，墙壁显得特别的白，而今天是多云，墙壁的颜色就有些发黑了。

这条路如往常一样人烟稀少。破烂的土墙上爬满藤蔓，就连土墙上掉落的土块，都和旧货店的商品一样，总也是那副模样。农家的庭院里，一位正在给稻谷刈壳的姑娘目送着节子走过。

抵达唐招提寺后，节子发现寺门翻新过了。

话说回来，上一次来参观时，寺门显得破旧不堪，门柱下部几乎已腐朽，屋顶上满是歪斜的老瓦片，上面还长着青苔。不过那时寺门旁山樱盛开，映衬着还留着一丝朱色的门柱，颇有些“古色古香”的韵味。

去正殿要走过很长一条路，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，就连接待处的小房子都和八年前一模一样。走近一看，柜台上摆着明信片 and 护身符，里头还守着位老人。

节子从远处眺望正殿。大屋顶下装饰着鱼尾形脊瓦，下方立着八根柱子。无论何时，圆柱的形状都是那么优美，那么丰盈，让人不禁联想起法隆寺的柱子来。与希腊建筑物的柱子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节子沿着正殿宽宽的房檐，绕去了后方。

鼓楼与讲堂都经过了修缮，朱色显得焕然一新。唐招提寺的布局从这个角度望过去，真是妙不可言。那感觉，就好像在欣赏一首优美动听的乐曲。

节子驻足原地，眺望了许久。周围没有一个游客。

云散去了一些，带来淡淡的阳光。八根凸肚状支柱在阳光下形成一排整齐的影子，很有立体感。因为房檐很宽，阳光被中途拦腰遮断，上部靠近房檐那儿还是很暗。蓝色的连子窗与白色的墙壁留在昏暗的深处，唯有朱红色的圆柱特别明亮。眼前的景象，让节子看得出神，久久不愿挪动脚步。

教会节子欣赏古寺之美的人，是她已故的舅舅。舅舅名叫野上显一郎，是节子母亲的弟弟，生前是位外交官。二战期间，他曾前往欧洲中立国家的公使馆担任一等书记官，但是没等战争结束，便不幸因病客死异乡。

你舅舅身体那么壮实，竟会……节子还记得母亲曾如此感伤过。当时节子二十三岁，和丈夫结婚不过两年。一想起过世的舅舅，母亲的话

语就跟着回响在了耳边。

舅舅的体格的确健壮。从初中到大学，他一直参加柔道社的活动，还获得黑带三段称号。舅舅离开日本的时候，正值二战战况最激烈之时。母亲和节子特意赶去东京站送行。灯火管制下的车站昏暗不已。坐火车取道西伯利亚，是当时前往欧洲唯一的方法。

美国机动部队对日本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猛烈进攻，欧洲战场的德国与意大利也是节节败退。众人都以为，舅舅是去中立国工作，只要能平安抵达，定能平安归来，不料舅舅最终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。

当时日本、德国与意大利已无力回天，舅舅身在中立国，背负着艰巨的外交任务，劳累过度，患上了肺结核。日本的报纸也报道了舅舅的死讯：

身处中立国，在欧洲复杂的政局之下，为推进日本的战时外交鞠躬尽瘁，最终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。

节子至今记忆犹新。

就是这位体魄健壮的舅舅，教节子读懂了古寺的美。舅舅在学生时代就经常造访奈良的古寺与大和路^①，进了外务省之后也没有放弃这个爱好。后来他成了副领事，调往中国天津及欧洲各地。可每次调回日本总部，总会先去大和路走一走。

舅舅并没有带节子去关西游玩过。

“节子，舅舅以后一定要带你去看看，给你好好讲讲。”

他总把这话挂在嘴边，可一直没有机会。

每次派往海外任职时，舅舅都会从所在地寄些漂亮的明信片回来，然而他在信中只字不提外国美景，总说：“有没有去奈良走走呢？飞鸟^②的寺院也很不错。舅舅我要是住得近，真想请个假去看看啊。”

舅舅身在国外，反而更加怀念日本的古寺了。

后来节子会对古寺产生兴趣，就是受到了已故的舅舅的影响。

① 特指京都五条口取道伏见、木津前往大和的路。

② 飞鸟，地名。位于奈良县高市郡。

参观完正殿，节子朝出口走去。

她顺便去卖护身符和明信片的小屋子里逛了逛。她想买些纪念品回东京，送给她的表妹久美子。这也算是对久美子的父亲的追忆吧。小屋墙上不仅摆着明信片，也摆着些瓷盘当装饰。瓷盘上面写着“唐招提寺”这四个字，颇有些纪念意义，节子就买了下来。

在老人包装纪念品的时候，节子瞥见了旁边摆着的芳名册^①。册子很厚，是用和纸装订而成的。芳名册正好摊开着，节子就随便看了看，发现里头的名人还真不少，比如杂志上频频出现的著名美术评论家、大学教授等等。看来普通游客虽然不常来，可懂行的人还是会来的。

老人包了好久。节子把芳名册又往前翻了一页，上头写满了名字。不同的名字反映出不同人的笔法。近来擅长写毛笔字的人越来越少了。芳名册上的字虽然有的非常优美，但一塌糊涂的更多。

不过，其中一个名字吸引了节子的视线：“田中孝一”。当然，节子并不认识他。她之所以会注意到这个名字，是因为这字迹似曾相识……

“谢谢惠顾。”

老人好不容易打好了纸包的绳结，把包裹递给了节子，而节子却一门心思盯着芳名册上的名字。见状，老人建议道：“夫人，您要也不留下名字吧？”

节子心想，难得来一回，就借毛笔签了名。写完之后，她又把纸页翻了回去，再一次看了看“田中孝一”这四个字。关键不是那个名字，而是笔法。

那笔法，与过世的舅舅十分相像。

舅舅年轻时就很擅长书法。看见芳名册上的名字，节子忽然想起，那“一”字的收笔法与舅舅的手迹很像。而舅舅写的横也会像那样稍稍上扬。也就是说，田中孝一的“一”，和显一郎的“一”有着共通之处。舅舅年轻时临摹的一直是中国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字帖。

节子心想，大概是自己来到这座寺院之后一直在想舅舅的事情，这才产生了幻觉吧。这世上字迹相像的人有很多，不过能在舅舅最喜欢的

① 日本旅游景点的留言册，供游客留名纪念等。

寺院里，发现与舅舅酷似的字迹，节子还是很欣慰的。可惜名册上没有写字人的具体信息和地址。

似曾相识的字迹让节子怀念不已，她不禁向老人问道：“这位游客是远道而来吗？”

老人兴味索然地扫了一眼田中孝一的名字，回答道：“这……我不太清楚啊。”

“这一页的客人都是哪天来的呀？”节子继续问道。

“嗯……”老人眨了眨眼，看了看签名的顺序后说道，“大概十天前吧。”

既然说是十天前，那这位老人可能还记得签名的游客。这里的游客并不多，应该不是很忙才对。

然而，面对节子的问题，老人低声回答：“不，我们这儿的游客还挺多的，怎么可能记得住啊。”

节子只得作罢，离开了小屋，原路返回。今天的节子总是忍不住想起远在天国的舅舅。带领自己走进古寺世界的人正是舅舅，也难怪她来到此地会浮想联翩。不过，也许是这番秋日古寺的景色，让她触景生情，思念起了故人吧。

节子与丈夫约好，今晚在奈良的旅馆会合。丈夫说，他参加完京都的学术会之后，会在八点左右抵达奈良。因为多云的关系，天色看上去比较昏暗，但其实才刚过下午两点。

她又回到了西京车站。她本应该立刻折回奈良，可总觉得提不起兴致来。她原本计划好要去秋筱寺、法华寺，再去佐保路附近走走。然而，她突然没了兴趣。节子还想着刚才那位“田中孝一”。她并不认识他，可奇怪的是，他写下的文字迟迟不肯从脑海之中消失。

节子呆站在站台上，这时上行电车进站了。她原本是要坐这趟车回去的，可她突然改了主意，最终还是没有上车。

节子下定决心，走去对面的站台，坐上下一列的下行电车。

放眼望去，车窗外是一片平原，秋色动人。丘陵之下，法起寺的三重塔隐约可见。不久后，法隆寺的五重塔带着那鲜艳的色泽出现在了松树林中。

节子在橿原神宫前站下了车。

出租车所行驶的道路特别冷清。

两侧是广阔的平原，只有星星点点的村落。过了冈寺，橘寺白色的围墙出现在眼前。节子告诉司机等候片刻，自己则沿着高耸的石阶拾级而上。

橘寺是一座小寺院。她喜欢“橘寺”这个名字。节子来到了本堂旁的接待窗口。那里也摆放着一些护身符和明信片之类的纪念品。

节子买了张明信片，环视周围，可是并没有发现芳名册。

“请问……”她鼓起勇气问道，“请问这边有芳名册吗？我想签名留个纪念……”

正在临摹字帖的僧人抬头看了看，从书桌边上拿起芳名册，默默递给节子。

节子赶忙翻到最后一页，可并没有发现“田中孝一”的名字。于是她写上了自己的名字。她担心自己错过，又翻了一遍，可终究还是没有出现“田中孝一”这四个字。

“谢谢。”节子将芳名册还给了僧人。

她走下石阶，回到了停在门口的出租车上。

“客人，接着上哪儿去啊？”司机回头问道。

“麻烦去安居院^①。”

司机发动了汽车。沿途都是田园风光。方才在橘寺看见的森林越来越近了。节子在写着“安居院”字样的大门口下了车。她再次嘱咐司机留在原地等她出来。

走进安居院的大门，就能看见旁边的正殿了。一块基石一般的大石头在庭院的正当中。

正殿的本尊是飞鸟大佛，传说为止利法师^②所作。这尊佛像经常出现在美术史类的书本中，然而节子并没有心情观赏佛像那“古拙的笑容”。她的首要目标，就是这儿的芳名册。

① 别名飞鸟寺。6世纪由苏我马子所建。止利法师所做的飞鸟大佛是日本最古老的佛像。从近铁橿原神宫前站坐巴士8分钟即可到达。

② 飞鸟时期首屈一指的法师，日本佛匠鼻祖。传说是中国南梁司马达的孙子，善雕佛像。

寺院的接待处没有人。这儿比起奈良的那些寺院要萧条得多。见节子站在接待处，一位五十来岁、身着白衣的老僧从里头走了出来。

“您要拜佛吗？”他探着头问道。

放在平时，节子定会参拜本尊，然而她现在更关心的是别的事情。她买了护身符和明信片。安居院的芳名册就放在接待处的窗口边上，不用问就已看见。

“是这样的……”节子对老僧说，“我是特意从东京来的，能否让我留个名字？”

老僧笑着对节子说：“当然可以，请吧！”

他还亲自为节子磨了墨。

节子打开了芳名册。趁老僧磨墨的时候，节子翻看了芳名册。最后一页上只有三个人的名字。前一页上也都是些陌生的名字。可再翻一页，节子险些叫出声来。

上头分明写着那似曾相识的“田中孝一”。字体也与唐招提寺的如出一辙，就像是印章印出来的一样。节子向正在磨墨的老僧问道：“请问……”她指着田中孝一的名字，“这位是哪天来的呀？”那口气就好像在打听熟人的消息一样。

老僧探出头看了看那个名字。“这……我也不清楚啊。因为来这儿参观的游客还挺多的。”他歪着脑袋，一边回忆一边说道，“是多久前来的啊？既然是写在那一页上的，那就是一个礼拜或十天前吧。”

节子听完，盯着老僧的脸问道：“请问，您还记得他的模样吗？”

老僧又歪起了脑袋：“这我就不记得了。莫非您认识他不成？”

“是的。”节子脱口而出，“看了这芳名册，我忽然想起了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，所以才会问您。”

“这……”老僧皱起了眉头，“我还真不记得了。我妻子^①正好在，要不我去问问她吧？”

真是位热心的住持。他特意跑去问了问自己的妻子。

老僧与他妻子一起走了回来。只见老僧的妻子对节子点了点头，看了看芳名册上的“田中孝一”。

① 日本的和尚允许结婚。

“这……我也记不清了。”她也像丈夫一样歪着脑袋。

节子又将视线投向了芳名册上的签名，真的太像舅舅的字迹了。

节子手上有好几张舅舅的书法作品。那时节子还小，上面写的并非艰深难懂的汉诗。舅舅总喜欢在红毛毡上铺上宣纸，让舅母帮着磨墨，用大号毛笔写汉字。要是她随身带着舅舅的墨宝，她还真想拿来和“田中孝一”的笔迹做个对比。

傍晚时分，节子抵达奈良。路灯已经亮了。她在车站前打了个车。黄昏时，公园大道上早已没有了喧闹的人群。兴福寺的宝塔被下方的灯光照得通明。

她与丈夫商量之后，事先预订了飞火野附近的旅馆。节子到达旅馆时，发现丈夫亮一已经到了，连澡都泡好了。

“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”节子赶忙道歉。丈夫近来稍有发福，他穿着宽袖棉袍，正蜷缩着身子看报纸。

丈夫见节子进屋，开口问道：“泡澡吗？”

“等会儿再说吧。”

“那就先吃饭吧。我都饿了。”丈夫像个孩子似的拍了拍肚皮。

节子马上吩咐女服务生准备晚餐。

“京都的会这么早就结束了啊？”节子问道。

“是啊，很早就结束了。几个朋友开完会还准备去聚一聚，可我又喝不了酒，而且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等我啊，就提前回来了。”

听到这儿，节子越发内疚起来：“真对不起。”

“没事啦。对了……”亮一笑眯眯看着节子说，“夫人古寺之行怎么样啊？”他一直拿节子的这个爱好开玩笑。

饭菜来了。

亮一喝不了酒，自然也不用节子帮忙斟酒。他就着米饭，迅速扫荡了盘子里的菜肴。

“哎呀，你真的饿坏了！”节子看到丈夫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有点忍俊不禁。

“是啊，今天的学术会真是累死人了，而且从京都坐电车过来要一个多小时，确实快饿死了。”

丈夫亮一是T大的病理学副教授。

“对了，你的古寺巡礼一定是心满意足吧？”

“嗯……”节子含糊其辞。毕竟她今天没有按照之前和丈夫说过的计划走。

“佐保路那边怎么样？”丈夫问道。他这么问是有原因的：他特别喜欢“佐保路”的名字，因为它念起来语感不错。而且他还经常炫耀自己能背诵《万叶集》中大伴坂上郎女^①的诗句——“汝见佐保道，妾折青柳枝。”亮一年轻时常看这类书籍。

“我没去那儿。”节子回答。

“为什么？”亮一看了她一眼，问道，“你不是很想去那儿的吗？”

“是啊，不过我最后还是没去，只去了橘寺和安居院。”

“怎么跑那儿去了啊，”丈夫说道，“心血来潮？”

节子一咬牙，决定把真正的理由告诉他。

“我去唐招提寺的时候，在芳名册里看见一个人的字迹和舅舅的实在太像了。我就想其他寺院的芳名册里会不会也有相同的名字……”

“舅舅？”丈夫抬眼问道。

亮一和节子刚订婚的时候曾见过野上显一郎一面。婚后也多次上门做客，与这位舅舅相谈甚欢。

“那笔迹和舅舅的实在太像了，让我想起了好多以前的事情呢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毕竟你是因为令舅才喜欢上古寺的呢！”

丈夫爽朗地笑了起来。

“然后你就去其他寺院翻芳名册，看看有没有同样的名字是吧？可你为什么不去法华寺、秋筱寺之类的地方呢？何必径直跑去飞鸟那边的寺院呢？”

“舅舅特别喜欢那儿的寺院。从我小时候起他就一直在国外工作，常在家书里提到呢。”

“喂……”丈夫插嘴道，“这话可就怪了。你又不是在找你舅舅，是在找很像你舅舅的笔迹不是吗？”

“话是这么说，毕竟舅舅十七年前就病死了，可是我还真在安居院

① 奈良前期的女歌人，也是《万叶集》中的代表性歌人。

看见了同样的字迹。”

“唉……”丈夫不禁感叹，“女人的直觉真是太可怕了。然后呢？那位被舅舅的笔迹之魂附体的人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田中孝一。那字迹真的好像啊。舅舅临摹的一直是中国北宋米芾的字帖，很独特的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”

“那个田中孝一要是也恰好学过同一个书法家的字，那可真是作了孽啊。害得你临时改变计划，大老远跑去了安居院。”丈夫喝了一口茶笑着说道，“不过舅舅九泉之下肯定会很高兴的。真是辛苦你了。”

旅馆旁边就是飞火野，安静的夜空下起了雨，拍打在防雨板上。

节子虽然被丈夫嘲笑了一番，但“田中孝一”这四个字，仿佛还停留在她眼前。

她从未像今天这般频频回忆起在欧洲病死的舅舅。

2

回到东京的第二天，节子拜访了舅母家。

舅母家位于杉并区深处，那里至今仍分布着一些颇有武藏野遗风的栎树林。舅母家附近还有某位旧贵族的别墅，几乎被树林所包围。节子很喜欢在那一带的小路上行走。

新房子越来越多了。节子喜欢的树林也相应地少了。不过旧贵族别墅附近还留着许多栎树、橡树、榉树、枫树……高耸入云。

秋日里的树林尤其美丽。篱笆深处的一些人家还保留着武藏野残留的树林。

舅母家就在那片地区的一角。周围的房子都有些年岁了。狭窄的道路穿插在花柏形成的围墙之间。一到初冬，小路两旁就会堆满落叶，为节子的路途多添了几分乐趣。

节子来到一栋小房子门口，按响了门铃。舅母孝子很快开了门。

“哎呀，你来啦。”舅母比节子开口得更早，“奈良的明信片已经寄到啦。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”

“前天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来，进屋吧。”

舅母先节子一步进了日式房间。

这位舅母嫁给舅舅的那一天，节子记忆犹新。

婚宴是在舅舅前往中国天津担任副领事之前不久举行的。节子还记得婚后一年，舅舅、舅母曾联名写信给自己的母亲。节子没有忘记，自

己也收到过舅母从中国寄来的明信片，上面画满了中国的美景。舅母的字也很漂亮。

舅舅酷爱书法，总对自己的姐姐，也就是节子的母亲说：“我瞧不起写不好字的女人。当我的妻子一定要满足写字好看这个条件。”

舅母能进门，肯定是因为舅舅对这一条很满意吧。

舅舅的笔迹十分古怪，虽说从中国古帖里学来的，可少女时代的节子，对此根本就瞧不上眼。所有的横都往右上方斜去，显得个性张扬奇特。

“在奈良待了几天呀？”舅母一边倒茶一边问道。

“就住了一个晚上。”节子掏出奈良买的纪念品回答。

“那可真是太遗憾了，就不能多玩儿两天吗？”

“没办法，亮一他们学校另有安排，没法久留呀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

“我一个人一大早就到了奈良，到了那儿后马上就去了唐招提寺和药师寺。原来准备走佐保路，看看秋筱寺和法华寺的，结果碰上了点怪事，就往飞鸟那儿去了。”

“什么事啊？”舅母盯着节子问道。

节子犹豫了。她不知该不该把笔迹的事情告诉舅母。换作寻常小事，她也许会津津乐道一番。可她又觉得“田中孝一”的笔迹是如此逼真，让她难以沉默不语。

舅舅在二战结束前不久病死异乡。舅母一直没有再嫁，过着平静简朴的生活。这教节子如何说得出口。

然而，这事不能不说。

“我去唐招提寺的时候……”节子终于开口了，“在寺院的芳名册里，看见了一个名字，那笔迹和舅舅的一模一样……”

“哦……”舅母的表情并没有太大变化，仅仅只是眼神变得好奇了一些，“那还真是怪了。会那么写字的人应该很少见吧。”

“舅母，那字真是一模一样啊……”

可能的话，节子真想把那本芳名册借回来给舅母看看。

“舅舅的字迹我见得多了，记得很清楚。名字虽然不一样，可我看见那字迹吓了一跳，差点儿喊出声来呢！”

舅母依然平静地笑着。

“于是我就跑去飞鸟那儿寻找那个和舅舅字迹一模一样的田中孝一，因为舅舅老说他很喜欢飞鸟路的古寺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舅母终于露出了兴致勃勃的表情。

“还真的找到了！安居院的芳名册上果然有田中孝一的笔迹！”

“哎呀！”舅母忍俊不禁，“你是不是太想你舅舅了，所以才会越看越像啊？”

“可能吧。”节子并没有反驳，“可是，真的很像，我甚至想拿舅舅的笔迹去比比看呢。”

“节子，你有这份心我就很感动了。”

“舅母，要是咱们住得近，我都想带您一块儿去看看呢！”

“看了又能怎么样呀……”舅母摇了摇头，“他早就不在在了，去看了也是徒增烦恼。要是他还活着也就算了……我可不想被相同的笔迹扰乱了心思。”

“啊，亮一也是这么说的。”节子顺势说道，“后来我回到奈良的旅馆和亮一会合，他还说我今天一整天就被舅舅的笔迹之魂牵着鼻子走了呢。”

“亮一说得一点儿没错。”舅母说道，“以后别挂着这件事了。”

舅母丧夫之后，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。她娘家是官吏世家，但资产并不雄厚。因为舅舅的关系，女儿久美子也在政府部门工作。舅母天生丽质，曾有不少人给她介绍对象，可舅母都拒绝了。

“久美子妹妹呢？”节子换了个话题，“工作还好吧？”

“嗯，托你的福。”舅母微笑着回答。

“那就好。”节子想着好久不见的表妹说道，“舅母您也真不容易。不过苦日子快熬出头啦，等久美子出嫁就轻松了。”

“我也想啊，”舅母又倒了杯茶，“不过怕是得等好一阵子了。”

“久美子几岁了呀？”

“已经二十三啦。”

“有中意的人吗？”节子想知道，久美子是不是在自己找结婚对象，而不是通过相亲。

“这事儿啊……”孝子望着茶杯回答，“我原本打算过两天就告诉你的。”

节子顿时兴致勃勃地望向舅母：“哎呀，莫非久美子有动静了？”

“嗯，她呀，”舅母低下头说道，“好像有个关系挺好的男性朋友，已经来我们家玩过两三次啦。”

“是吗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”

“他在报社工作。说是朋友的哥哥。我看那孩子挺开朗的，是个好青年。”

“是吗？”久美子究竟选中了怎样一位青年？节子好奇不已。

“节子啊，有机会你也见见他吧？”舅母说道。

“嗯，我也有这个意思。下次见到久美子的时候我跟她说说，等他再来家里做客的时候，把我也叫来。舅母，您意下如何呀？”

“我也说不清楚。”

舅母嘴上这么说，其实心里好像并不反对久美子和那位青年交往。

“这日子过得真快啊……”节子遥想过去，不禁感叹，“舅舅走的时候，久美子多大来着？”

“才六岁。”

“舅舅要是还在人世，该有多高兴啊。”

暂且不论那名青年能否与久美子步入婚姻殿堂，久美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——这让节子感慨万千。

节子一直很疼爱这位表妹。她们有不少美好的回忆，不过每当这种时候，节子总会想起久美子小的时候……

有一回她带着久美子去江之岛玩，那年久美子才四岁吧。她在海边专心致志地玩沙子，到了该回去的时候也不肯听节子的话，害得节子自己差点儿哭出来。蹲在沙滩上的久美子穿着红色小洋装，围着白色围裙，那模样至今历历在目。

“是啊，他可疼久美子了。去了国外，写信也是久美子长久美子短的。最后一封信也是。我给你看过的吧？”孝子说道。

“嗯，不过内容都不记得了。真想再看一看啊。”

节子之所以会这么说，不仅是想重温一下舅舅的家书，更是想确认他的笔迹。